

莊

子

通

莊子通卷第九

沈一貫註

則陽第二十五

雜篇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擱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

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  
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  
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  
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  
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  
公閱休

獨音觸夫音扶知音智冥音眠顛冥音偷迷惑也啗音謁傷暑也撓呼毛反飲於鵠反間音

閱

則陽卽彭陽游事諸侯因夷節以通楚王楚王未  
之見也會夷節歸復求王果爲之通王果不許托  
辭以應之曰我不若公閱休公閱休隱士也冬則

擗鼈以供食夏卽出樊以爲居此人當能譚言不能也夫以夷節之智尚不能薦君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蓋夷節之爲人也德不足而智有餘苟不自愛而與之爲心交固將顛倒迷惑於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而相助以消所謂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者也夫寒者思假衣於春暘者思借風於冬以楚王之猛倨好殺非佞人如夷節者不能以巧辯而移其心非丑德如閔休者不能以高尚而服其心我上愧於閔休而下恥爲夷節之行烏能爲君譚哉王果之辭婉而峻稱公閔休者知公閔休

不屑爲人干進而假此以感悟則陽使其仰止賢人而自息其躁也。謂已不若夷節而又言夷節之佞不可交可謂忠告而善導之矣。至謂楚王非佞人正德不能撓又曲盡人情雖賢主不能無惑於佞人如裴矩之於唐太宗是也。雖昏主不能無屈於賢人如蘧伯玉之於衛靈公是也。自此以下又稱聖人以重公閔休言惟聖人能使家人忘其貧能使王公失其責涉世無傷所造皆適而不爲物之所苦雖復樂人之樂以爲之通容而亦不至於失已。又或不言而使人虛往實歸各飲沉澀之漿。

又或不爲而使人望風靡從各游自得之場使天下父父子子各歸其所而出之以從容暇豫不見其形韻高德弘於人心若此之選而不可及也吾故曰待公闕休子就而問之必有啓發爾心陶鎔爾德泚然汗出霍然病已者矣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

萬物與我本綢繆若一體然者聖人達綢繆而包含覆育無不周遍若是乎大矣又不知其所以然蓋性體本然聖人率性自然而不待於有爲也故

體則如百物之歸根本而莫測其朕用則如春風  
之撫百草而莫知其生他無所師而以天爲師以  
天爲師則彼亦一天矣第其形猶人類而人稱之  
爲人也其實天也

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知去声  
幾上声

常人不師天而師心惟憂其知之不足殊不知足  
之所不踐者甚多多積知而不能盡用曾所行之  
幾何而百年之中忽若白駒之過隙矣是知必不  
可盡也多知亦必不可行也竟如何哉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

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大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好去声

美人不能自見其爲美美之名定於人之鑑也卽人未嘗告之已未嘗知之聞之而其美自在美在於性不以告不告聞不聞而加損也聖人亦不自知其愛人愛之名定於人之稱也卽人未嘗稱之已未嘗知之聞之而其愛自在愛由於性不以告不告聞不聞而加損也蓋周盡一體而不知其然



者謂之真愛不必憂其知之不足也性者生之謂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  
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  
者也緡音民縣平声

人情莫不喜還其舊觀故見舊國舊都未有不暢  
然喜者雖使草木緡合入其丘陵者十九而猶之  
暢然况見所舊見聞所舊聞而略無改於其初者  
乎譬之十仞之臺無所蔽虧而又懸衆樂於其上  
一時耳目之新曠當何如哉故徐無鬼聲歎於魏  
侯之側則超然大悅孟子指二本以動夷之則憮

然自矣。貧子之得衣珠。此其喻也。胡馬嘶北風。越鳥棲南枝。漢高帝與父老飲沛中。悲歌泣下。曰吾千秋萬歲後。魂夢猶思故鄉。此人情哉。亦性之不得已乎。惜乎人莫無懷土之思。而迷於旦宅者。比比也。悲夫。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相去声

環中。即齊物論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中空而外不絕之譬也。隨成。即所謂隨其成心而師之之謂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爲隨成。與物無

終無始無暫無久而日與之變化皆其虛中一不  
化者爲之宰也人曷不止於是以爲隨成乎若此  
則無惡其隨成矣

失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  
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溢其合之也若之何  
夫音扶殉於閔反從死也血呼力反消也

夫聖人之師天與凡人之不師天均之與物殉也  
而其事則異何也聖人師天故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未始有已也是亦殉物者也凡人不

師天故見可好則牽已而從之見可惡亦牽已而從之亦未始知有已也亦殉物者也聖人無我故無物而非我凡人喪我故亦無物而非我雖然聖之與凡相去則遠矣故曰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廢所行甚備而不乏其與天合也如此豈夫人所能及哉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爲去声傳音付此一段未詳必有闕文疑字不可強解莊子曰知

之所不能知者不能知也無務知之所無奈何吾  
於此亦云如強爲之解似云湯師司御門尹登恒  
師其意不圖其迹得其所謂隨成者以名天下之  
百物故名與物皆兩著也仲尼至聖亦師此隨成  
而已此隨成者不圖之隨成卽環中之隨成非今  
人之隨成也除日無歲無內無外蓋歲者日之總  
名除日則無歲之可言矣外者內之對偶除內則  
無外之可言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  
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

衍謂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  
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焚其  
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旣十  
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  
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  
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  
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  
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  
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  
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

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乎。曰臣請  
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  
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  
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  
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  
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四  
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劔首者。呶而已矣。堯舜人之  
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呶也。堊乙耕  
反魏惠

王也背倍同刺七賜友乘音盛為君請為並去声扶  
救一反音哲壞音怪見音現下同嗃音瓜又音戈  
惘此蕩反嗃音呶呶音血譽平聲

犀首官名行其名卽公孫衍從雙從事於雙也忌  
田忌齊將也扶擊也見戴晉人引晉人見王也蝸  
蝸牛小螺也若存若亡狀其細也管猶以形氣相  
戛而有嗃然之小聲若劍環之間吹之則呖然微  
而已曾何足聞哉此雖一時荒談遂成千古名言  
人試追想前事都是一場大夢雖蝸角無可得胡  
爲當其時視針芥得失如天大何也總爲心孔小  
不能容故爾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



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極屋棟也稷音際聚貌

孔子之楚寓於蟻丘賣漿者家其鄰有男女羣聚登屋極而窺望者蓋驚焉怪孔子而然也子路見其有異告孔子曰此輩稷稷亂動何爲者邪孔子曰

是聖人之徒也而自理於齊以民自藏於崖畔其名  
銷墮其志游於造化之無窮其口雖與世人酬酢  
而心實疑寂未嘗有言方視世人無足以入其心  
而不欲與之徒雖游於人而異於人譬之居於陸  
而沉於水者也此必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  
孔子止之曰勿往彼知吾之識彼謂吾必言之楚  
王而召彼非彼所欲也彼且以高蹈爲賢而謂吾  
之歷聘爲栖栖乎佞也豈有賢者而肯與佞人言  
佞人見乎彼必從此逝不可跡矣子路往視之果  
携家去矣蓋接輿丈人之流哉

長梧封人問於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  
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  
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  
耕而熟耰之其未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  
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道其天  
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  
之孽爲性在莖葉稊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  
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鹵音魯莖音  
莖古反猶

鹿疎也滅裂莖短草也芥才細反度量節作之意發  
音孫離去聲惡鳥路反莖音九帝類莖蓋也兼古枯  
反葭音加亦葦屬漂匹招反疽七餘反漂疽流疽也  
疥音介溲音搜便溺溲膏謂虛勞人膏從溲出也

鹵莽滅裂，輕脫未略之謂。封人以治田，喻爲政可謂達物理矣。莊子又喻治生，言今之治生者多犯此戒矣。逝自然之理，散淳和之性，滅順應之情，失靈覺之神，而徒以務博誇多爲事焉。故鹵莽其性者，每以欲惡之物爲吾虛靜之累。如萑葦之爲嘉穀害，始而快意當前，豈不足以小適吾耳目四肢之欲，而不知一引以去，不至於傷性滅命不已。如蒹葭始萌，亦頗能爲嘉穀之扶仗也。而尋至於拔擢生化之機，侵塞秀穎之地，然後悔其始之小利爲今之大不利也。於是七情爽惑，六欲交攻，化精

神爲妖祟，聚血肉爲病，攻並潰交發，不擇處所爲  
漂疽爲疥，爲癰爲內熱，爲洩膏，其名難舉，其禍難  
已。第緣一念鹵莽滅裂，以至於不可救藥，如此可  
不畏哉。

頓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  
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宰  
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  
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  
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  
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理

乎古之謂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辜罪也當作辜古罪字推

通回反強巨兩反朝音潮號戶刀反苗音災離罹同勝平聲知去聲夫音扶

栢矩得老聃之學游於齊見罪人就死推而強之解其朝服而覆之以卽刑焉矩呼天而哭之曰去古日遠天下日就於亂大災將起矣惜也子獨先

罹之莫爲盜乎莫爲殺人乎古者太樸不散民不知軒冕之爲榮金玉之爲富故視聽淳一而刑罰清自聖人以爵祿籠天下而榮辱之名始起於是乎驚名者日多而不免於病以財貨聚天下而貧富之迹始形於是乎驚利者日多而不免於爭此皆上之人駈之使然而非民性本然也不但如此又且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而不得不出於爭競之途人不貴則必賤既有公卿之榮誘之於前而又有輿隸之辱迫之於後安得而不交驚於名人不富則必貧既有祿色之好誘之於前而又有饑

寒之患迫之於後安得而不交競夫利故人不可  
一日不貴既貴矣又不可一日失官而復爲賤人  
不可一日不富既富矣又不可一日無財而復爲  
貧不笑無行而笑無官不笑無耻而笑無財舉天  
下日皇皇以富貴爲事欲其不作奸犯科以至爲  
盜爲殺人胡可得哉不知民非欲爲盜爲殺人而  
所以致此實自上使之也古之君人者常謂民爲  
得而已爲失民爲正而已爲枉故一民不獲則稱  
以爲已辜一民有過則稱以爲已罪謂民本至淳  
而醜之者我也今則不然不示之以明而匿爲之



制有不識者則以爲愚不使之以易而大爲之難  
有不敢者則以爲罪不責之以輕而重爲之任有  
不勝者則以爲罰不使之以近而遠爲之途有不  
至者則以爲誅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不  
諒人之才不度人之能不恤人之私而惟吾意之  
所欲者責之以應吾求賦必欲其供役必欲其先  
條格必欲其稱戰必欲其勝奉事必欲其有功以  
此爲政民之智力何足以繼之知力旣竭而不詐  
諛不藻飾不攘奪盜竊必不足以辨比於是繼之  
以僞以苟避上之文周蓋上之人日出詐僞之政

以爲率而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執不得不僞  
知不足執不得不欺財不足執不得不盜欲誅盜  
黨當誅盜源釋大盜不問而斤斤惟小偷之是察  
失輕重矣吾以爲盜竊之行當先責之君人者而  
後及夫士民可也否則雖日殺之何益哉故毋盡  
人之情毋盡人之財毋盡人之力以有餘予天下  
而以不足自奉然後天下可治爾。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終  
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伯玉之德日進無疆歲一變則德一變年六十而

六十化未嘗不始以爲是而後以爲非也。又安知明歲之非今歲不如今歲之非舊歲乎。蓋德業等級萬有不齊。彌進則彌無窮。若登山者。前步高則後步低。不至於巔。猶有可進之步。則昔步皆低步也。然則歲歲相更。非非相待。卽百年不過更百非耳。而安得真是真非於其間。是非寧有定哉。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之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知之音智。

人皆曰予智試問其生身來處便口喏不能答根  
何從立門何從出豈非一大疑事知之所不能知  
者哉已乎已乎人無所逃於陰陽而安知陰陽之  
外彼所謂然者果然乎哉恃其知之所不知乃所  
謂大知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蹇豨韋曰夫衛靈公飲酒  
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  
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蹇曰夫靈  
公有妻二人同濫而浴史緇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  
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

爲靈公也。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大史音泰，殺音滔，蹇一作蹇，豨音希，湛音耽，樂音洛，夫音扶。

盥浴器也，鱗音秋，搏音團，控引之意，馮音憑。

易名定謚，史官職也。靈公之無道而謚曰靈，何哉？因是者，卽齊物論所謂因是言，因衆人之所欲謚而謚之耳，無他意也。伯常蹇曰：靈公有妻三人，同盥而浴，其慢慝無禮，若此之甚也。然當史鱗奉御而進於公之所，公尊敬之，使人代捧其幣而扶其

以上其待賢又若此之肅也。二事非一時事。舊解失之矣。雖無道奚其喪其得謚爲靈也。宜哉。猶韋曰靈公死時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吉。掘之有石槨。槨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言此地當爲靈公葬所。吾之子孫不足賴藉。吾不能有也。由此觀之靈公之稱爲靈也。爲識者先知之久矣。天下事皆前定。豈人力也哉。大史安得而謚之。此所謂知之所不知者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

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弁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大公音泰，治去聲，淳流。

貌殉，於閏反。

十六井爲丘二十五家爲里丘里之言猶云公言也故曰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者也謂之丘里之言則必衆人皆是而後同以爲是故曰合異以爲同以衆人之同是者散之爲一人之是故曰散同以爲異譬之馬有百體而合之則稱馬從百體言則或爲馬頭或爲馬身或爲馬尾未稱馬名合之而後稱馬一體不具不稱馬故曰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也是故井積衆土而始爲大山井積衆水而始爲大川井合衆人而始爲大人大人者非能自爲公論能盡張天下之公論者也言自外入



我以有主而虛故不執一說而兼總天下之衆  
論言自我出我以無欲而正故能通達不滯而無  
拂天下之公心自外入而不執則能合異以爲同  
由中出而不距則能散同而爲異此所以爲合并  
之公也四時各行其氣天無偏惠故歲成五官各  
效其職君無私心故國治文武各竭其能大人未  
嘗有所專寄故德備萬物各行其理大道未嘗有  
所偏黨故無名無名故無爲而無不爲也時有終  
始不出一途世有變化不主一迹禍福淳淳天道  
不可知故至有所拂者亦有所宜未可以常理遽

斷也人雖自殉從死而背面猶不能一故至有所  
正者猶有所差未可以常情遽信也此於大澤百  
材皆可裁用犬匠之手無棄材觀於大山水石同  
壇而居大塊之中無棄物故此丘里之言倡於一  
人而不知其所以倡和於衆人而不知其所以和  
昨非今是而不知所以始予終奪而不知所爲不  
謀而合不約而同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故至人者  
惟因是因非而不敢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也此  
節是秋水篇未盡之旨可與參看自殉殊面言自  
殺其身以從人之死者可謂同心之至矣然投之

穴中與死者背而未必相向可見甚合之中猶有異也文武下似脫二字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承上言丘里之言既爲合併之公矣然則謂之道可乎曰不然夫道大矣遠矣談何容易譬天下之物豈止於萬而言者必曰萬物蓋以萬盈數也以

盈數名物庶幾足以盡物矣其實何止於萬哉夫物尚不可名也而况於道乎今夫天地形之大者也陰陽氣之大者也道行於其間而爲之公其大可知也故人因其大而強爲之名曰道似亦可矣然特可道可名者耳而不知其有不可道不可名者存夫既以有名矣則有也非道也道者無窮無極之名也強名之豈稱情之名哉以斯而論譬若狗馬之不相似矣狗四足馬亦四足指狗爲馬略而觀之亦似而實非也由是觀之丘里之言雖因是因非合并公共而謂之道未也道之名可輕假

乎哉吾儒論道則衆好衆惡未必皆當於理不可謂之道莊子之意則以因是因非固是道特未盡無窮無極之蘊不可謂之道其大旨與吾儒不同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去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慮

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惡起音烏欲惡去聲橋居表反下同

片音判

蓋掩也橋起矯舉也片辨析也精之可志言精微之可記者也隨序猶循序橋運猶動運少知問曰道既難言彼萬物之生惡乎起豈非道之以邪大  
公調曰萬物之所生起於陰陽二氣相摩相盪而然故萬物之所有盡陰陽二氣也言之所可盡與知之所可到止於物而已自有物之後可得而知自未始有物之前不可得而知也是以見道君子不窮其所廢與其所起正以物可知而道不可知

故論亦止於物而終不敢言道也。莊子之意言無窮者是道。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是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大知音智

莫之爲言，世間事皆不自由，或之使言，世間事皆

有前定此二說者於情於理孰偏孰正乎大公調  
曰人之知有所極而不能入無窮無論六合之外  
卽眼前如雞犬之鳴吠豈不淺近然曷爲而鳴吠  
此必有所已然矣又其鳴吠也欲何爲必有所將  
然矣雖有大知誰能譯其言而發其意乎雞犬近  
事猶不能知以斯而談凡語精必至於無倫而後  
已語大必至於不可圍而後已終將付之於不可  
說不可知然則不可說不可知者方是道而或之  
使莫之爲則止從物上起論特有知之事耳以此  
論道終不免於過謂之或使則謂造化之中確有



鬼工物怪營營終日而不息豈非太傷於實謂之  
莫爲則謂天下事全無憑據第汎汎如雲煙之在  
太空中者豈非太傷於虛豈知有名有實者見在  
物也物之妙相應迹也無名無實者過去物也未  
來物也物之真空定體也虛實相乘而不已有無  
相入而不雜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體物而不  
可遺恍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莫之爲  
而爲莫之致而致此則非知之所知而後可以爲  
道故道者可得而言可得而意而終不可言不可  
意者也愈言則愈疏與道遠矣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  
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  
未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  
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  
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  
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夫音  
人之生也誰能使之不生不可得而禁也及其死  
也誰能使之不死不可得而阻也人皆有死有生  
此常事也而其理亦不可觀然則道豈知之所能

知哉彼曰或使莫爲皆私智強度疑似假設之論  
非有的據也以吾所觀其本無有其往無窮其末  
無有其來無止只此一無字與物理符合言語道  
斷評論亦住若說或使莫爲則言語根苗方從此  
起蓋着物着相便有終始本末之相乘便是說不  
了的評論道不可以有言也言無則可以該有言  
有便不能入無道非真名是假立稱呼以便行世  
而已若說或使莫爲則是真有名相下落在那一  
邊却是邊見胡可謂之大方是以立言甚難要說  
可說後盛水不漏方好言而足任爾終日荒唐正

說橫說左說右說都是道言而不足於千言萬語  
沒一句說着盡物而已道者物之極也言與不言  
皆不足以載道言之不可亦可默之不可亦可不  
在於言不在於默雖終身言道與道無秋毫相應  
議豈有極哉必如老子所謂心困焉而不能知口  
辟焉而不能言者乃爲道體故吾嘗謂莊子之學  
以無窮爲究竟以不知爲宗旨與佛氏不同從來  
讀莊子者不能探其宗旨卽晉人只說得自然兩  
字自然又與或使莫爲何異哉此一章書是齊物  
論及秋水義疏而無一句相似多發其所未發當

是莊子書成之後更有妙悟以成此簡爾

外物第二十六

雜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  
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患未必信故伍員流於  
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  
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  
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  
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  
而無所逃墮蟪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慰暨沈  
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

乎有儼然而道盡負音云絃音駭鹽惇音陳惇不安  
倫反饋音類

在我者可必外物何可必哉謂善必福惡必禍則  
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既似無據謂善不必福惡  
不必禍則惡來死桀紂亡又似有據天道之不可  
知如此人主孰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有  
伍員萇弘之事人父孰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愛故有孝已曾參之事人情之不可知又如此故  
范滂臨刑告其子曰吾欲使子為惡則惡不可為  
吾欲使子為善則我不為惡悲夫總之出於外而

不出於我故耳。萇弘周靈王臣，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哀之，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爲碧。孝已，殷高宗之子，逐於後母，曾子爲父芸瓜，誤斷其根，大杖幾死，故云曾參悲。凡天下有形有氣之物，便是外物。如木與木相摩，則火生而燃；金與火相守，則鎔鑠而流；陰陽之氣錯行，則天地大駭。於是乎雷奮霆擊，火發水中，乃焚大槐，霹靂是也。五行二氣，猶有同類而相仇，與夫異類而貞勝者，不可必如此。而况於人乎？是以人惟無心，乃可耳。若逆境當前，患胡可言。當其憂之甚時，動而非是，或左或右，一

無所宜易所謂來之坎坎險且枕是也故曰兩陷  
而無所逃矜持愈重則莫知所守而事益無成又  
若懸其心於天地之間不上不下亦不兩邊而無  
所寄泊遂心則解慰乖意則昏悶逐境則沉溺罹  
憂則遭屯纓纏於利害之鄉而內熱炎炎有不可  
撲滅之狀衆人由此煎熬其和氣而雖有微茫真  
水安能勝慾火之多猶盛暑錄金毒熱無賴卽  
月皎於河漢而不能暫涼也悠悠世間鼎鼎百歲  
利害相攻怵惕爲累理所必有何足爲怪此齷齪  
所爲自稱南面王而不欲復嬰妻子親故人間之



勞也。老子曰：及吾無身，復有何患？總爲血肉軀上造業，而不得脫。盧生黃梁夢中，備嘗此苦，不亦悲哉。於是獨有儼然放任，超迹於玄元之境，托精於恬淡之鄉。人我機忘，陰陽籠脫，一任逍遙，乃稱道盡。回視諸趣苦海，不啻蹴雲霄而凌倒景矣。又何外物之云。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

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  
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  
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  
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貸音符監古御反將貸他代  
反呼去声鮒音附處上声曾  
音屑

常與水也。昔覽淵明乞食詩，今讀莊生索米文。撫  
茲三歎貧賤難爲工。悲哉鄙儒繩人無已，必稱黔  
婁陳仲子之行，不已甚乎。此所謂外物不可必者  
也。枯魚、乾魚。

任公子爲大鈎巨緇，五十牯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

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  
錙沒而下驚揚而奮鬚曰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伴鬼  
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淞河以東  
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  
皆驚而相告也夫搨竿累趣灌瀆守鮓鮒其於得大  
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  
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任平

名牯古迈反餌音二躡音存會音倫期音甚錙陷同  
鶩音務鬚求夷反腊音昔淞浙同輕七全反累力追  
反綸也趣趨同縣平聲

巨緇大黑繩牯捷牛離剖軋肉曰腊輕量也累

繩也灌漑灌溉之溝瀆鯁鮒小魚名懸令懸揚之  
令也譏當時學者寡見淺聞徒能脩飾小說以干  
世主偷合時格而已心不能窺大道之藩籬鳥足  
以言經世之事哉蓋必有內聖之德者而後可語  
外王之業耳余疏此二章時阻淺聊城不覺大笑  
自哂因牽連爲一詩詩曰安得西江水來迎東海  
臣枯魚何用泣涸轍待何人投轄懷公子牽緇赫  
鬼神他年輕諷者應到浙河濱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  
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

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

句

接其鬢摩其顛儒

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傳治懸反擣而朱反陂音

卑施音試壓音壓顛音歲

推直追反控音恙打也別彼列反

自上語下曰臚脣上曰鬢頤下曰顛口旁曰頤頤

旁曰頰接撮也摩以手按之也控別開也詩書者

迹也所以用詩書者人也詩書何物而用之於發

冢仁義何物而用之於竊國王莽何人而能行周

禮漢兵四集猶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此

豈詩書之罪哉無論其遠我輩誦說先王而不免

穿穴踰牆乞播登隴上媿天地下慙妻子尚曲附

於詩書以飾其闕何笑夫發冢之事嗟今縫掖莫  
不然而臚傳更甚臚傳其爲發冢唱哉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  
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  
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衿  
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  
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  
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  
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  
無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

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

終矜爾

趨音促去上聲知去聲驚音傲下同妻音托行去聲譽堯音餘躊音躊躇音除從容也

有人於彼，長上而促下，耳近後而上，俛兩目蒿然，如憂世之患者，何人也。躬矜身之矜持也。容知容之知慮也。業可得進意，老萊之言，不過闡然無文之事，可更進於此乎。請益之意也。驚不顧之意，言汝心但不忍一世之傷，而不顧其貽後世無窮之患，蓋談說仁義則鑿破渾沌而導民以知偽之事，其爲後世患不淺也。固汝心窮陋而不達，乃如此邪。毋亦心知其非而才略不能及於至人，故邪。予

人以歡虞小恩煦煦一時而不顧終身之醜特中  
人之行以此相勸進耳非大人之事也相引以名  
稱相結以隱密與其譽堯非桀昭昭乎明是非於  
天下豈如兩相忘而無所毀譽之爲得乎凡矯揉  
造作而反人性之常者無非傷也吉凶悔吝生乎  
動動無非邪也聖人則至夷至靜不得已而後起  
故不爲而成汝奈何終載爾矜而不肯反於淳朴  
之鄉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  
予爲清江侯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



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  
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網得白龜焉箕圍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  
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刺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  
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劑  
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阿門何屋  
曲簷也宰

路淵名使去聲余且音預直姓名覺去聲今平聲朝  
音潮下同刺音枯笑音策見音現知去聲

此亦知之所無奈何哉史記龜筴傳載此事有連  
語在後余并錄之以廣人意焉其語曰人雖賢不

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弄名  
善射不如雉導逢門禹名爲辨智而不能勝鬼神  
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  
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鵠騰蛇之神而殆於卽且  
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爲百木長而守門閭  
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  
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  
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不如物安可全乎天尚不  
全哉世爲屢不爲是異而棟之以應之天不全乃  
生也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鷓鴣去小知而  
大知明去善而取善與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  
言者處也知去聲鷓鴣音希去上聲處上聲

卽前章恃其所不知而後知之意雖有至知不能  
逃萬人之謀知何益哉魚不畏網而畏鷓鴣網者  
人智也故可避鷓鴣天巧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可盡避哉小智小善何足意去小智而後大智明  
去小善而後大善立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  
能言者處則智自發也何勞石師哉石師常師也  
灌夫傳帝寧能爲石人乎石人謂長存也亦以義

鶴林玉露載物畏其天之說嘗見大蛙數十聚於  
汗池有巨蛇以次啖蛙羣蛙拱立待啖不敢動又  
見蜈蚣逐蛇急漸近蛇不復動第張口待之蜈蚣  
入其腹逾時出蛇已斃矣蛇棄深山中踰時小蜈  
蚣無數食其腐蓋蜈蚣卵於蛇腹中也又一蜘蛛  
逐蜈蚣急蜈蚣逃籬槍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  
竹搖腹而去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益蜘蛛搖  
腹以溺殺之也物之畏其天如此夫蛇之恣啖羣  
蛙自以爲莫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  
蚣斃蛇而育其子自以爲莫敵矣不知蜘蛛之醢

其軀也。且蛙不敵蛇，固也。蜈蚣小而能制蛇，蜘蛛小而又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爲疆弱哉？詎非所謂天邪？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厠音側，墊音店，下也。

卽前章足之踐地，恃其所不踐者而後博之意。吾言雖無用，亦天下不踐之地也。可謂無用哉？莊子之自狀審矣。其荒唐眇幽于世教中，真無裨益然。

世間不可無此人不可無此書彼知效一官謀一  
事者當其時小小甚見效而於天地之大全不直  
一杯水耳豈若此不經之論與天壤俱在乎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  
乎夫流遁之志哭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  
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  
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  
學承意不彼

行知皆去声與平声夫音扶僻匹亦反

人莫不遊於世而不能不遊於世遊於世而不傷者惟不遊者乎今世之人莫不稱流遁之志與決絕之行流遁之志流而不反決絕之行執而不變以之遊於人間豈無一割之效而不知至知厚德之任必不如是與之遊乎必且尊知顯能以一人之斷制賊天下如自上墜下如火馳急速而曾無踟躕反顧之意雖南面稱孤撓人而從之使之惟命是聽而莫之敢違亦時適然也一旦事去執移渙然離耳尚復能相賤哉故至人有逍遙遊而不畱迹焉夫尊古而卑今今之學者盡如此矣而不

知此俗學之流非大聖之流也。若以狝膏氏之流而觀今之世，豈能平流而無高下之波哉？故知物有變化，不拘一途。惟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爲怪，順於人而不失己。彼教者不可學，執柯以伐柯，雖近而有彼此之別，非其性故也。惟夫承意而學者，是不待教而自興者也。無彼此之別，其性然也。安用尊古卑今爲哉？波高下貌。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鸛，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



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閔心有天遊空

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

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鷓音羶知香臭也喫音

反休止之義胞音包閔音浪勃谿反戾也音奚攘知羊

德莫貴於通莫患於塞通則精光日暢而上與夫

地同流塞則幽暗閉塞而下與百鬼為伍目不蔽

於色則明耳不蔽於聲則聰鼻不蔽於香則鷓口

不蔽於味則甘心不蔽於物則知知不蔽於所不

知則為德矣徹之效大如此蓋道與之貌天與之

形耳自口鼻心思本自與道德通但撤其蔽即為

道德故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自相騰踐  
而衆害生矣凡物惟草木無知則無氣息耳有知  
者皆有息有息然後自幼而長日以殷盛其有不  
殷盛者豈天之罪哉天嘗生之矣又日夜穿而通  
之無抑挫矣雖牯亡於旦晝而日夜之所息平旦  
之氣未嘗不清明虛徹包五藏之相平如機灌輸  
未有停而窒礙者也天固穿之而人則塞之天奈  
之何哉且夫人身胥膜之中皆有空曠重闌之地  
以通元氣人心方寸之內亦有洞達不礙之天以  
保太和故室有空虛則長幼內外各遂其私而相

安于無事。若逼側而無隙。則婦姑不能相容矣。人  
心之中。蕩然天遊。而後六根爲之效順。非眼能見。  
以直空妙性故見。非耳能聞。以真空妙性故聞。非  
鼻能臭。以直空妙性故臭。非舌能甘。以真空妙性  
故甘。非手足能運用。以真空妙性故運用。有之以  
爲利。無之以爲用。若無天遊。則心塞而不通。六根  
用事。攘逆而不已矣。天遊者。神勝者也。神勝則無  
往而不善矣。凡人多爲境礙。心事礙。理常欲近境。  
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  
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纔入大林丘山。

中便曠然改觀此乃因境得心如逝虛空者偶間  
親戚之言而喜如魏武侯聞狗馬之言而喜緣神  
不勝物久爲世塵之所厭苦而然神勝之人何處  
非大林何處非丘山心清淨則境清淨境清淨則  
十方清淨何必擇地而安之乎此一段是莊子最  
警醒人語句句念字字玉并前木與木相守一段  
一對降魔杵地有重圓心有天遊是性命雙脩要  
訣重圓是丹家不傳之火候

總溢乎名名溢乎樂謀智乎詭知出乎爭柴生乎守  
官事果乎衆宜果音傑謀音賢

溢過也。凡德之衰起於聲名，聲名之衰起於暴著。  
暴著之起由於謙急，人意而後考謀也。知僞之起  
出於爭競，知者爭之器也。柴塞胸中，由於執持而  
不化通，則心有天遊也。耳目五官之事成於眾宜，  
安其職各得其所，則眾事立也。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鐮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  
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銚七遙反，鐮乃豆反，音挑。鐮田具也。

春雨時若草木奮然自生，田功從此而起。機以時  
動，事以時興。草木且蓊蓊日盛，而惡知其所以然。  
此亦所謂天之穿之，日夜無降者也。日時如所謂

十日一雨者言以日而降時雨也。銚鋤田器到植猶易所謂反生蓋投種於地必先反生於下而後發於上也。過半言新生之多於舊植也。

靜然可以補病。皆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  
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句未嘗過而問焉。聖人  
之所以馘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以馘  
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馘國。賢人未嘗過  
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皆子斯  
反滅音

滅馘駭同

靜者動之基。靜而後衆動。皆得其宜。五藏更相灌

輸故養生莫貴於靜攝。謂不撓其自然而已。既病  
矣不能真靜。但如靜然。亦可以補病。目者六賊之  
首。因目而人馳驚不暫休。皆滅者忘外觀。簡內思  
可以休老。而終其天年。諺謂老人瞽矇。延年之徵。  
正此意也。不寧靜。不可以致遠。急事之來。切勿遽  
動。但澄心定慮。事端自得。如謝安石矯情鎮俗。江  
左賴之是也。雖然。此是勞者之務。而非佚者之事。  
佚者未嘗過而講求焉。蓋佚者自不病。何待於靜。  
攝自不亂。何待於滅。皆自無遽。何待於寧。定。以此  
推之。凡聖人之所以馭天下者。不過仁義而已。神

人未嘗問焉。賢者之所以賊世者，不過有爲之迹。聖人未嘗問焉。君子之所以治國，不過紀綱法度。賢者未嘗問焉。小人之所以合時，不過權謀術數。君子未嘗問焉。賊謂改人之觀聽也。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穀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演門宋城門名也徒何反跋音存踣同窾音款踣薄杯反

人有親死而哀毀者，上以仁義風天下，爵之爲官師。於是靡然成風，其里人毀而死者半。後之效前



抑又甚焉。名迹之亂人情如此。故許由始不受天下耳務光乃繼之。以怒絕他。又益甚。師弟子而跋於窾水。申徒狄又益甚。因以踣河。不受已矣。而至於怒。至於跋窾與踣河。此何爲者哉。夫亦以前事既已著聞矣。不加工不足以成名。故至於傷性殞生以爭之。歎嗟夫此物外人也。而弊尚至此。况於物內人哉。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不至於窮而無所入不已。是故至人痛名教之有患也。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

人而與之言哉

釜且錄反音釜

筌魚筍也置筌之意在於得魚蹄兔置也設蹄之意在於得兔然得之則忘之矣此人情也亦物理也而聽言者顧不然每執言而害意吾奈何哉讀書之法在書不在書而後有益於我故嘗謂莊子無善注然古人得莊之意者甚多不在善注也不爲注而使人以意讀之各有悟入爲益甚大譬如射覆然高者存金存玉下者存瓦存石譬如飲河然各飽其腹而止不言而飲人以和胡爲不可也

寓言第二十七

雜篇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  
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  
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  
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  
言也是為耆文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未以斯年耆者  
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  
之謂陳人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  
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來嘗不言有自也而  
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也乎

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  
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  
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  
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  
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卮音支與音平聲也五蓋反曼莫  
作未嘗不言誤觀郭註云雖出吾口皆彼言耳則知  
原無不字矣惡音烏種音冢

此莊子自敘其作書之意也言此書中寓言者十  
而九重言者十而七卮言則日新而出和之以天  
倪而不以我預也何謂寓言蓋我欲言而不可以  
直言則借人之名而言之如鴻蒙雲將有吾連叔

之類是也。譬之父不可以爲子，媒必借人而媒之。父之譽不若媒之譽爲人所信也。今我亦借人而論以啓人之信，不無誑人之罪矣。然非我之罪，世衰道降，久無真人之言，譽歛于其側，惡得不借人而論以啓人之信哉？何謂重？以人之情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與已同則是，不與已同則非各出其辯以相勝而不已。吾以重言臨之，如廣成老子之類，所以止人之辯也。蓋借者，文有德之人而爲重也。若夫年雖先而無經緯本末，徒以年稱者，者不可謂之先，何也？爲其無人道也。此特陳人耳。

而胡可稱者文哉何謂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卮言者蓋舉卮而言把杯對客逍遙命辭和之以自然之端因之以曼延之論竟日窮年無有定期此所謂卮言也凡談之道惟不言可齊耳有意齊之翻成不齊蓋齊與言言與齊已成二義而惡乎可齊故貴於無言無言則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亦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因其所然而然之無物不然因其所可而可之無物不可不以我之私智參與于其間而一付乎萬物之自齊此所謂卮言日出和

以天倪者非此則惡能得其始卒而與之長久乎  
萬物之種不一也不能以同形相禪而復以不同  
形相禪如得水則為隘以至於馬生人之類始卒  
循環誰能知其倫類大鈞播物自然均齊而非人  
之能同異非人之所能是非也此之謂天均天均  
者天倪也吾所謂卮言日出者以此卮言舊註謂  
卮滿則傾空則仰空滿任物傾仰隨人爲無心之  
言之意未知是否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  
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

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  
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  
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  
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誑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  
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好惡並去声輩音悟

此猶前稱遽伯玉之義言德日進而日異也惠子  
以爲勤志服知勤志則篤學服知則好古皆孔子  
自謙之言而非所以論孔子故莊子曰不然孔子  
聖之時與時代謝而無可不可雖垂教立訓諄諄  
言而未嘗言觀其言曰人受才于天地而得其最



靈者以生苟能復命歸根則鳴而自合於律言而  
自合於法不待擬議而自成變化雖終日言而何  
嘗言哉此豈獨動志服知而已乎夫人之立教者  
不過陳利義於前而稱好惡是非以指人之趨此  
但服人之口而已而惡能服人之心今孔子乃以  
不言之言使人心悅誠服而不敢違立自來帝王  
聖賢未定之言皆至此而定非甚盛德何以至此  
已乎已乎惜吾生晚而不得及其門哉觀此章則  
莊子之稱孔子尚在宰我子貢之上蓋能直探耳  
順從心之學而尊之如天不獨賢之如堯舜如

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造化密移疇覺之哉。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府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間乎？景同括古活反括髮也叟一作

音錄 宛音悅屯音麻

聚地

強者有餘之義

義明

景答罔兩曰汝輩何須問也予有影而不知其所  
以有影也予以予為待形乎今夫蜩之脫甲蛇之  
蛻皮非不出於其形而終非其形蓋一離其形即  
與之不相蒙而成二物矣似之而非者也予以形  
亦然吾亦獨化者耳豈待形哉有火與日則吾之  
影聚而成屯陰而無火夜而無日則吾之影亡而  
稱代然則火日者非吾之所待而獨化者邪夫吾  
以無待者也猶能獨化况乎形以有待者也而豈  
不獨化邪彼火日來則我與之來彼火日往則我  
與之往彼火日者天地之強陽氣也而我與之俱

以爲非乎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  
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此亦變化日新之謂也一年而野及樸還淳也二  
年而從隨順無諍也三年而通無人我相也四年  
而物與物偕往而不以已也五年而來人皆保汝  
也六年而鬼入與鬼神同其吉凶也七年而天成  
與造化俱游也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吾有不亡  
者存不覺死生聚散之爲異也九年而大妙義極

重玄理超衆妙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我教謂

之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佛謂之不可思義

生有爲死也句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句而生陽也

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有生必有死然皆有爲死者或以病或以事其途

不一矣今之人莫不曰勸公勸公者相勸於公事

如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恥絕於兒女子之手而願

從龍逢比干游恥狼藉於都市而願橫尸於戰場

中謂之得死所矣殊不知必稱勸公以其死有自

也是知身之爲我而捐之者也是知死之足以成

名與利也不然則謂雖死且不朽也不然則謂吾有去所也此皆不免於有自者也不知生者天地之強陽氣也受氣於天而歸氣於天已矣無自也汝果能知其無自乎惡乎其有所往惡乎其無所往而分別于其間哉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

邪

惡音烏

在天則有歷數如星官家言則既可見矣在地則

有人據如輿地家言則既可見矣談天地者止於此矣無他隱義矣吾惡乎求之而足以破吾惑乎欲謂之無命則已之事已當知之而人莫自知其死期安得不歸之於命也欲謂之有命則方其受命之時必我也非人也而吾今弗之知似又蠢然而生安得謂之有命也欲謂之無鬼則禍福災祲見在相應若之何稱無鬼也欲謂之有鬼則善未必福惡未必禍顏之夭斲之壽孔孟之窮夷齊之餓天可問哉若之何稱有鬼也造化之妙有不可知者如此故曰不務知之所無奈何者知之盛也

月徒得其形似而已也使其及門不在曾點之下  
夫子所以獨思狂者其亦慨慕斯人之徒哉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金而心樂後仕  
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  
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  
乎彼視三金三千鍾如鶴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其器反參所金反縣音玄下同夫音扶鶴古亂反蚊  
音文亡孟庚反

曾子之學亦日進無疆再仕而心再不同其言曰  
吾當親在之年而仕得三金薄祿中心甚樂及親  
既沒仕至三千鍾厚矣而悲傷吾親之不逮養故



也弟子問於仲尼曰凡人有所係則有罪無係則無罪若參之心可謂無所係矣乎哀樂之來不能禦去不能止因三釜而樂因三千鍾而哀皆時耳於參何係焉無係則無罪矣仲尼曰不然既曰悲則既已有係矣若無係者而有哀乎哉無係者視三釜與三千鍾如鸚雀蚊虻之相過乎前不知其孰大孰小孰多孰寡也而尚何哀也養親以適不問其具故世有庸貧而稱孝子何必皆祿而計較多寡于其間哉故曰猶未免於係者也然則曾子雖再化而尚有未化者存安知今之所是後不復

強陽強陽之理昭昭甚明也而又何庸問邪此段與內篇文同而意更加異蓋愈出愈奇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擗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句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擗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盥音管漱所又反憚莊乙反問音閑

下同。睢，勦主反。盱，音虛。楚子六反。家，公主人，公也。場，音羊。

睢睢盱盱，矜容倖氣之貌。有此貌，人皆敬而遠之矣。皎皎者，易汙。故曰：太白若辱。盛德者，深自貶損。故曰：若不足。至於爭席而後德進，故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輝。

讓王第二十八

雜篇

蘇子瞻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作。陽子居

章連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固一章也。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今觀此四篇者，文氣卑弱，視儗作固已天淵而

旨趣又淺陋不倫與莊子學問全無交涉稍有識者皆以爲贗無疑矣余嘗見唐人馬摠輯諸子語爲意林採莊子無四篇中語有王孫子皆此四篇中語乃知此四篇是王孫子傳非莊子而信子瞻語有證及憶史記莊子傳云莊子作漁父盜跖胥篋以詆訾孔子之徒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又似真出於莊子也不可曉矣大抵莊子善詆譏於人無所不狎侮不必以四篇真贗爲莊子解嘲於仲尼之門而仲尼亦不以此四篇傷其

卷之九  
日月之高明特其文字猥瑣意見庸劣本楮  
先生者流非莊子伍不可不辨豈王孫子莊  
子門人邪亦未闡其藩籬者矣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  
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  
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  
害其生又况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爲者故以託天下  
也

父音甫幽憂之病謂病深固治平聲半同夫音技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  
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而不以

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支父支伯恐是二人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卷音捲衣去聲夫音扶

舜以天下讓其友疋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芻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捲音權葆音保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

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  
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  
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其所用養害所養因  
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  
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  
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  
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大音泰亶下但  
反父音甫卯音

賓發音策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於丹穴而越國無

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呼火故反舍音捨惡去聲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



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也甚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者可謂知輕重矣銘誓約也攫攘而取之也廢斷而去之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苴七餘反既音反使去聲下同與音餘遺音位復去聲惡去聲

苴布粗布之衣。還與旋同。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土教雅反。苴側雅反。

土苴糞草也。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鵲。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鵲一本作雀。要音夫。

所以之所求之物也。喻鵲所以爲喻珠。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  
禦寇，蓋有好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  
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  
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  
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  
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  
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必且以人之  
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難去聲

有好有道也。望怨望。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復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  
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  
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  
之肆遂不受也

說音悅從者才用反強其夫反見之  
音現知音音難去聲處上聲爲去聲

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  
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  
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  
緘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  
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

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隱，車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茨音慈，掘尺朱反，屈桑條爲戶，樞也，糾古暗反，緘作麗音徒，履不聒眼也，遂覩句反，比音婢。

茨，苦屋之草也。生草亂而不芟之草，穰，牆破穰爲牆以裨塞之。匡坐，正坐也。弦鳴琴也。履不着眼，曰屣。華冠裂如開華也。杖藜，以藜爲杖也。應門，自對門也。

魯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

矣。曳絀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

心矣。

緇，籒粉反。腫，董勇反。噲，古外反。胼，薄田反。抵，竹尼反。肘，竹九反。見賢遍反。

緇袍衣之有絮者，無表外破也。腫噲，虛浮之貌。正

冠而纓絕，言冠之久也。捉衿而肘見，言袖之短也。

納履而踵突，見履之敝也。聲出金石，言歌之有節

奏也。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師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

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間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近之得也。」  
創音盛樂音洛愀七小反，消同，又音秋，行下孟反。

句麋也得謂得其友

中山公子平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



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惡去聲強上聲重音仲乘音盛

不能自勝而姑從魏闕子之神亦無惡焉蓋從魏闕與貪位慕祿不同未能入山且遊戲於人間未爲不可顧此心決不可染沒于利欲之中不染于利而從人間磨練是正經學問若不能自勝而必強之不從却恐重傷重傷非養生之道也將以養生而先傷生惡乎可蓋此種學問最忌束心太急太急則氣發顛狂助長之害不可言魏闕象魏觀闕君門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有不火食藜藿不慘顏色甚

悠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榮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人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旣至霜露旣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

而弦歌子路。屹然執于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卜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穆素感反，慙皮拜反，推通回反。語上聲，難去聲。

隘音厄，屹許訖反。樂音洛，共音恭。

藜藿不糝，純菜而無米也。藉謂凌轢削然，反琴聲。反琴，復鼓琴也。屹然，奮舞貌。潁陽丘首，皆山名。疏曰：共伯名和，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爲王。共伯不聽辭，不獲免，遂卽王位十四年。天下大旱，火上

曰厲王爲崇遂廢共伯而立宣玉共伯歸食邑立  
之不喜廢之不怨道逢於丘首之出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  
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  
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於清冷之淵行  
孟反冷音零

不若是而已似脫但字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  
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

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  
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  
讓，我必以我爲貧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  
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行

孟反數音朔

湯又讓瞽瞍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  
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瞍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  
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  
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  
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于廬水。知去聲難去聲

三自沉女名之過也此事央無策士妄傳耳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

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聞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索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治去聲揚行下孟反吾行戾行同要平養樂音洛

祈喜祈福也並傍同依也